



滚珠人引起的风波

董玉振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滾珠人引起的風波

董 玉 振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滚珠人引起的风波

董玉振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字数 168,000 插页 2

1985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2,000册

书号 10228·108 定价 1.40元

生活里充满着矛盾，偶然一件事儿，就给人带来意外的苦恼。

今天，林海日报社的社长隋天江，被个挠头的问题难住了。他坐在办公室里，绞尽脑汁地苦苦思量着，一会儿想这样办，过一会儿又想那样办，但末了终归还是掰不开镊子，拿不定主意。

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，年轻的政工干事开门走进来。他迟疑一下，对着社长有几分抱歉地说：

“本来不必麻烦你，这个电话该我接……”

隋天江有些不耐烦，接连摆了两次手：

“行了、行了，那你就接吧。”

“不行，人家把我问住了，无法往上递‘当票’儿，还得请你接电话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给一个老青年找媳妇。”

“啊？那去婚姻介绍所！”

“我这样说了，人家还是问大铁子这次能固定不？姑娘别的要求，就想嫁给个端铁饭碗的，能固定就成，不能固定

就吹。”

这不仅把政工干事问住了，把隋天江也问住了。说能固定不对，说不能固定更不对，实在不好回答呀！他左右为难一阵子，终于想出个拖的办法，向政工干事授意道：

“就说我不在嘛。”

“人家下午再来电话呢？”

隋天江想多拖几天，张口讲出个去处：

“你告诉他，我出外开会去了！”

政工干事走出去，在隔壁接电话的时候，他临时又有发挥地喊着：

“不知啥时回来，去完哈尔滨还兴上北京哩！”

这可把打电话的那头按住了，但隋天江的心情很沉重，象一块巨石压在心坎上，沉甸甸的。

说起来，事出有因。从前，报社办起了青年点，实际也是待业点儿。如今，还有五名老青年没安排，一个个老大不小的，全都二十七八岁了，就因为没有个正式职号，也就都没有找对象，还要着单。

他们人生的两件大事都悬空着，怎么能不翻肠子，不搅肚子呢？有怨爹的，有怨娘的，有怨命的，而更多的是怨到社长隋天江的头上，说他是死木头疙瘩，心眼儿不分明路暗道，这辈子跟着他吃大亏了。

这些埋怨也不是没有根据，就因为隋天江是个老本分，从不知道耍手腕儿，每年对市劳动局下达的就业指标没争过，没要过，分给几个算几个。而对来自青年们的牢骚，他忍着，受着，并且耐心地解释着。

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其他单位和部门的老青年

渐渐都有了职业。这使隋天江心里象敞开两扇门那样亮堂起来，自认为到如今可该“收秋”、“割尾巴”了，报社剩下的几个“漏子”，今年都能解决了。

可是，市劳动局在今年最近这次分配就业指标时，只给了林海日报社三个名额，照样不够捻儿，干脆又把两个青年扣到“盍子”外去。今天，隋天江正为这个事儿着急，那政工干事讲出的事情，对他更好象火上浇油，一时急得心焦磨烂，眼睛里直冒金星星。就在这一急之下，他决定要找市劳动局争一争。

说到争，隋天江自觉有理也有利，更何况市劳动局长秦开柱，当年是他的老下级呢。

一有理，二有人，隋天江满有把握，当天晚上就从家里往秦局长的家打电话。

接电话的是位妇女，听口气就知是秦开柱的爱人。她在电话里挺不耐烦：

“老秦正忙呢，没工夫！”

别看隋天江已经年过五十多，耳朵却挺好使，早听出那屋里在忙什么。

忽然，秦开柱在那边哑着嗓子对爱人说：“你问他是谁！”

“我是市报社的老隋呀，”隋天江不等他爱人张口询问，在这边主动接上话茬儿：“请你转告秦局长，我要找他说几句话。”

女主人“吭当”撂下了话筒。很快，秦开柱亲自过来接电话了。

当年虽然是上下级，但是今非昔比。隋天江很客气地向他打招呼：

“挺忙吧？”

秦开柱重重叹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唉，在外头忙，在家里也忙，一年到头闲不着，这鬼差使苦死了！”

刚才，隋天江已经听出他在忙啥玩艺儿，不便端“下颏”，只是含而不露地说：

“逼上梁山嘛。”

凡是熟悉秦开柱的人，都知他脑瓜筋是弯钩带拐弯的，活得象个“滚珠人”。果然名不虚传，一听隋天江说这话，他马上在电话里笑起来：

“几乎快累断腰弦了，好不容易才有机会上一次梁山，今晚上摸摸‘条饼万’。”

“牌运不错呀，准是赢着了”，人家没藏没掖地亮出了实底儿，说明是不见外，隋天江也就索性挑明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刚和了个满贯呀？”

“坐庄啦，只剩下一个二条还让我摸来了”。秦开柱有些兴高采烈，说：“你这位老领导总不来，如果这会儿来，我一定请你喝几杯。”

这些话说的很近乎，很有感情，更好象是实实在在的。隋天江想起了一桩往事，笑着说：

“挨饿的那年，我在市场上高价买点油酥豆，全让你偷吃了；现在该讨账啦，你给我什么酒喝？”

秦开柱纵情大笑，列举着名牌酒：

“玉泉大曲、泸州老窖、贵州茅台，还有五粮液，想喝什么有什么。”

隋天江以实为实，说：

“样样全尝尝，你的酒我该喝。”

“哈哈，老领导真赏光了！”秦开柱在电话里继续笑声朗朗地说。

“一言为定，”隋天江抬高了声音：“明天下午五点半，我准时到你家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隋天江就想心满意足地撂电话，而秦开柱却又问一句，“光喝酒，还是找我有事呢？”

因为是老熟人，当年的上下级，隋天江毫不回避，在电话里叫苦，说：

“我憋住了，憋得蒙头转向的，把眼睛都快憋蓝了，求你帮一把。”

一时电话里声息全无，停了好一阵子，秦开柱忽然以极为甜蜜的口吻说：

“社长呀，如今我还认为我是你的下级，我永远是你的下级，这关系在市里是人人皆知的，如果你在我家酒桌上谈公事，会不会惹出闲话来？人言可畏呀！”

隋天江平日很忙，又不善交际，和私人来往很少，按着他老伴的话说：“灶王爷背着脸贴的，过死门子了。”他常年四季不喝别人一顿酒，也不请别人喝一顿酒。这一次，他认为事关重大，又和秦开柱是老关系，才在电话里提出要喝酒。但是，他被秦开柱这番话提醒了，未喝人家的酒，脸上就觉着发烧了，马上改变了主意，说：

“明天我不去你家了。”

“我服从老领导的决定，”秦开柱在撂下电话之前，再次表示出对老上级的尊重。“明天上班以后，来吧，我在办公室里迎接您。”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第二天早晨一上班，隋天江就迎着初春的晨风到市劳动局去。

他为公事去找老下级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有求于人，他半路上特意进商店买了盒带把儿的前门烟。

林海市区是个十余万人口的小城市，座落在山洼洼里，从城东到城西不过几里地。隋天江一路上溜溜达达，很快来到市劳动局大楼。

他走进去，刚上得二楼，就看见秦开柱站在楼道里等候迎接他。

这使隋天江大出意外，先愣了一下，接着，便深感不安地说：

“还接我干什么？”

由于秦开柱春风得意，四十六七岁就早开始发胖，闪光的圆脸上充满着感情：

“你是我的老领导嘛。”

从前两人是上下级，今天他们是同级干部，特别象市劳动局这样的实权部门，配备的干部都是领导信任的，也是工作能力很强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隋天江不是出于谦虚，而是面对实际，说：

“以后你称呼我老隋吧。”

秦开柱一愣神儿，两眼瞄着他：

“您见外了。”

这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，隋天江实打实凿地说：

“不外、不外，要见外我就不来找你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在秦开柱的陪同下，隋天江走进了秦局长的办公室。

屋内很简朴，连一对沙发都没有，只是靠墙摆了几张木凳子，这是为接待客人用的。隋天江刚想在一个木凳上坐下，秦开柱却硬拉着他坐在自己的那张皮椅上。这一来，隋天江倒反客为主了。

秦开柱对当年的老领导表现得很殷勤，连忙拿起热水瓶走出去，喊叫机关里的人去打水。

这时，隋天江把兜里新买的带把香烟拿出来，先抽出一支放在桌头上，那是特意给秦开柱抽的。没等他抽出第二棵烟，秦开柱回到屋里来，抱歉地说：“来到我这里，怎能让你抽自己的烟哪！”他一边这么说，一边拿出钥匙开卷柜，从里边拿出一盒带把的云烟来：“来过多少人，也没舍得拿出来，足足留有半年多了。”

隋天江接过烟，却先将把儿掰下去。这使秦开柱感到很新奇地笑了。

隋天江抽着烟，自我解释说：

“有那玩艺儿抽不惯，气气拉烘的。”

秦开柱望着放在桌头上那支带把的前门烟，有些莫名其妙地问：

“那您咋还买呀？”

隋天江一语道破，说：

“这是给你抽的。”

秦开柱不语，却笑了。隋天江抽过了几口烟，出于尊重起见，称呼着秦开柱的职称道：

“秦局长……”

一听这称呼，秦开柱不安起来，连忙哀求道：

“这有别人叫的，没有老领导叫的，我能有今天，当年多

亏您帮助……”

事有事在，这并不是客套。秦开柱初小毕业后，就在报社当收发员，当时才十六七岁。他有几分灵气儿，打扑克，“抓猪”，谁也鬼不过他，就是学习差劲儿。那阵儿，报社内办了职工夜校。有一天，教员上语文课，在黑板上写了个生字，让认识的人举手。

本来，秦开柱不认识这个字，看别人举手，出于碍面子，他也举了手。自以为老师不会叫到他头上，可是万万没想到老师真叫了他。

秦开柱弄巧成拙，成了卖不出的秫秸，红头涨脸地往那儿一戳。

后面有的学员小声嘀咕：

“看杆不杆？”

正因为秦开柱有几分灵气儿，这时误以为是别人帮他“掏耳朵”，马上大声念出：

“杆！”

这一声喊出，使得全体学员憋不是法憋，忍不是法忍，便哄堂大笑起来。

只是教员没有笑，绷着脸，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，问他念什么。

这个秦开柱到底是心眼儿来得快，眼珠子轱辘几轱辘，终于又念出来：

“杆！”

青年人好开个玩笑，好闹个戏谑。事后，他们当着秦开柱的面，互相问一问一答：

“杆没杆？”

“杆！”

尽管秦开柱很精灵，善巧辩，是个脑袋里安滚珠的人，当时也递不上“当票”了。

当隋天江知道了这码事儿，出于对同志的关心，自己主动提出来：

“小秦很聪明，心眼儿来得快，以后我帮他补习，文化课准能撵上去。”

有人当场敲警钟：

“当心，别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”

“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怎么能那样呢，”隋天江讲出内心的想法：“再说，我和小秦又不抢一个饭碗子。”

就这样，秦开柱在当时政教组长隋天江的帮助和辅导下，学习和工作一年比一年有长进，入了党，提了干，以后当了科级干部，才从报社调出去。

今天，秦开柱当了大权在握的劳动局长，不忘老领导，不忘老感情，这真使隋天江心里甜滋滋的。他改变了称呼，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开柱，你得帮帮我。”

秦开柱侃侃地回答：

“只要我能办的，全办。”

隋天江倾吐起满腹苦衷：

“有人说我是个死木头疙瘩，其实我是个活人哪，眼瞅几个老青年还不能就业，心里急得翻油滚儿，无论如何再不能把他们扣到盔外去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秦开柱委屈地叫起苦来：

“现在管事净是挨骂呀，真难干，到我进火葬场的那天，

怕是连个送花圈的人都没有！”

“骂几句就听着呗，有些老青年一个个二十七八岁了，还没有个正式职号，更可怜！”隋天江进一步讲出他的想法来：“你知道不，这次劳动局只分配给报社三个就业指标，实在太少了。”

“原来才两个，”秦开柱有意地强调道：“经过我力争，总算拨三个。”

“不够捻儿！”隋天江扳出了具体数儿：“我那里还有五个老知青没掩儿。”

“唉，难哪，难哪，”秦开柱不住地摇着头，无能为力地叹息着：“在老领导的面前，我不诉苦诉冤了，就业指标不足啊！”

“别的单位老青年几乎都解决了，”隋天江向他要求道：“再难你也得给报社想想办法。”

秦开柱沉吟了一下，又拿出一支云烟，主动地把过滤嘴掰下去，递给了隋天江：

“您是我的老上级，第一次来找我，再困难，我也要办一办，试试看。”

隋天江听了这些话，心里好象升起了个小太阳，又热乎又敞亮。

秦开柱走出去，很快就把调配科长引进来，三人对面，他讲出了隋天江的要求。还没等隋天江最后讲完，调配科长就顶上他“下巴颏”：

“秦局长，从你来到劳动局以来，可算一尘不染，铁面无私，真是执行党的准则的好干部。前天，你还在全局职工大会上说，劳动局杜绝不正之风由你做起，怎么今天老领导一

来，你就感情代替了原则？我当下级的要为领导负责，不能随意给报社增加指标！”

看样子，秦开柱是把“准则”学好了，真有个民主劲儿，对来自下级的批评，他耐心地解释道：

“报社还有五个老青年呢。”

调配科长有现成的词儿等着他：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，找‘四人帮’去。”

秦开柱又重复隋天江的话说：

“别的单位老青年都解决了。”

这个调配科长真是唱黑脸的能手，敢于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唱对台戏：

“狼多肉少，分批解决，以后等机会吧。”

秦开柱被调配科长顶撞得没嗑儿，只是苦笑地望着他当年的老上级。

对调配科长的这些话，隋天江越听越感到扎耳朵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就搭上腔儿：

“科长同志，我找秦局长是请他分担困难，力求解决问题，希望你别扯远了。”

这位调配科长真不是个让人的楂口，嘴锋齿利，说出的话就是咬石头：

“钱茬话不受听，请担谅点吧。经过十年动乱，国家各方面都有困难，需要大家来分担，你身为老干部，竟为本单位顾小头，不该自己想想吗？”

隋天江好象挨了一巴掌，忽拉一下子，从脑盖到后脖根，全都成了酱紫色。

还是秦开柱体贴老上级，适时地替他解围，向调配科长

摆了摆手：

“行了、行了，别难为我的老领导，事情算在我身上，以后我检讨。”

系铃、解铃，秦开柱摆弄得谙熟、洒脱。调配科长走了，隋天江脸上还麻辣火燎的。秦开柱便殷勤地给他倒茶、递烟，可是他哪有心思喝茶抽烟呢！最后什么话也没说，油不搭地走出了办公室。

隋天江刚走出楼门外，调配科长二番脚又回到局长室，笑脸盈盈地噙着嘴叨叨：

“局长唱红脸，却叫我唱白脸！”

秦开柱笑了笑：

“有你，他能说我忘恩负义吗？”

调配科长竖起大拇指：

“局长不杆呀，精！”

秦开柱登时撂下脸子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调配科长自知犯了局长的讳了，眼皮拉下了。

秦开柱转脸望窗外，只见隋天江无精打彩地一步一步向报社走去……

二

已经五月搭边儿，小兴安岭还凉嗖嗖的，只有晌午头才有点暖气儿。硬邦邦的冻地面，刚化有二指深，睡在土里的小虫子，还没还阳哩。

山沟沟里的节气比山外晚得多，“打春不见春，还有四十个冷天气；立夏不见夏，棉裤棉袄撿不下。”上边的这两句话，正是指这里说的。

今天，隋天江身上好象多了个加热器，他从市劳动局出来，周身热乎乎的，脸上火辣辣的，真好象冷了一下体温高八度。这是怨的、悔的、臊的，也是被调配科长撿的、冲的，才弄得五火上升。

他本来不该去市劳动局，偏偏被鬼迷住心窍，硬逞干巴强去要就业指标，自己满以为很有理，结果碰了个大钉子。那个调配科长真厉害，两片嘴象快刀子，差一点儿把他脸上剥去了一层皮。

隋天江回到办公室里，已经是一大会儿零一小会儿，全身还热“咕嘟”的，说明那个加热器还没降下来。他想要干点什么，把在劳动局发生的那一切遗忘掉，可是怎么能忘得掉呢？那调配科长冰冷和严峻的面孔，刻印在他脑瓜筋上了。当然，

秦开柱一直热情地接待他，不过，也能看出是虚假的，在劳动局发生的那一切，正是由他导演而成的。

还好，这时出版部送来一张报纸的大样儿，才把隋天江的思路引过来。他坐在写字台前，审读着即将上机器付印的报样子。按着正常业务的要求，一个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辑，就是要用主要精力管出版，管发行，管审查稿件；而如今，特别是这几天，这一切都颠倒了，他把副业当成主业了，舍脸剥皮地亲自出马去市劳动局要指标，被一个调配科长叮咛二十五地撞一顿，一张脸没处搁、没处放，当时真是难死了。他今年五十五岁，眼瞅着就要老白毛了，没曾想挨这样的窝囊，还用说嘛，全都是为了那些年轻人。

隋天江发觉自己的思路又溜号了，连忙控制心猿，集中精力看报样。他审查完标题，阅读过头版言论，便在版样上签了字。但是，他并没把报样送走，为了彻底摆脱一下不愉快的心境，今天格外留心副刊版，从报纸的左下角找到一则幽默小品读起来——

甲：我和人事局长当年是老朋友，一个屋办公，一个屋睡觉，好到一条新裤子两人换着穿。不是吹，办个调转算什么，到时候您请客。

乙：那位人事局长我不认识，他名字叫什么？请您告诉我，不敢吹，实事求是吧，你办不成，我也能办成，到时候你请客。

三天后，甲乙二人又见面了。

甲：我见到老朋友了，他埋怨我以前为什么不找他，眼瞅下半年就开始整党了，他满心想办不敢办，只好请我多多包涵了。